纵是晚清天才，声名水上书

文 / 阿涂　市场及品牌部

2002 年上海春秋拍卖会上，演员张铁林紧张地走进会场。他为赵之谦的《论学丛札》而来，彼时名人手札的收藏还未形成风气，张铁林以为一百多万就可以拿下来，没想到估价就是 100 万到 120 万。

那时他的手头并不宽裕，“所以上场的时候就像上战场一样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”事后他在访谈里说道：“我演戏都是挣的辛苦钱，一口十万地往上涨，我哪儿受得了啊？”

现场轮流举牌竞拍者有 5 人，价格前后咬得激烈，最终张铁林以 225 万的价格拿下赵之谦的 39 通手札。拍卖师落槌后，他便立刻走出场外，心一直“扑通扑通”跳，半小时才平静下来。后来他了解到，现场竞拍者除了他，其余 4 位都是日本人，于是更加庆幸自己的决定，让赵之谦的手札免于流落海外。

在日本书界，赵之谦被认为是“有清一代书法之冠”。河井荃庐、西川宁、青山杉雨、小林斗盦等雄霸 20 世纪书坛的大家对赵之谦推崇备至，足见赵之谦影响力之大，而日本也的确是赵之谦作品收藏最多的国家。

不得不佩服张铁林的眼光独到，要知道十五年后的今天，这批手札的价格，起码翻了 20 倍不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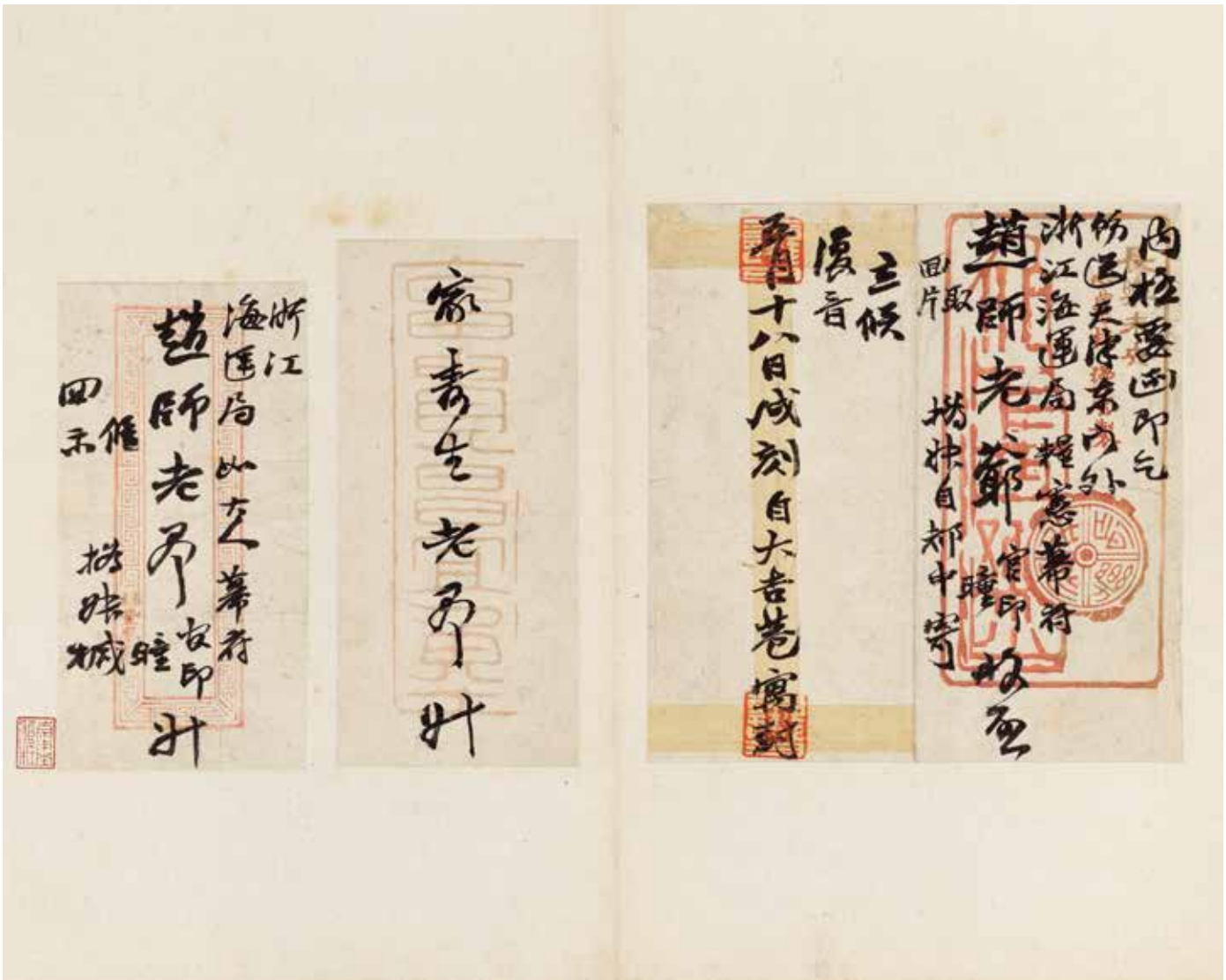
论天赋与努力，“我赵之谦，天七人三”

赵之谦字益甫，后改字撝叔，号冷君、悲庵、无闷等。道光九年(1829)，他出生在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，少时天赋异禀，据说二岁便能把笔作字，四岁便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六岁习古文，九岁习诗词，十岁之后便潜心研究宋代史学。

二十岁之前，赵之谦取法颜真卿的《家庙碑》，非常刻苦，每日大约写五百字左右。对于颜字的用功，是出于科举所需，但他并没有从中悟到颜体的精髓所在。“便求古帖，皆临一通，亦不得。”后来偶然见到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作品《石门铭》，为之倾倒，痴迷于临习：“如有所悟，偶作大字，笔势顿异，觉得从前俗骨渐磨渐去。”此后，赵之谦尝试将魏碑融入自己的书写中，成为在正、行、篆、隶诸体上全面学碑的典范。

魏碑是北魏崇佛运动的产物，刻字的多是民间工匠，随着清代大量金石器物的出土，匠人之字吸引了书家的注意。那是一种跟文人书法迥然不同的风格，融合汉隶传统与北凉经生体，字形上有鲜卑少数民族彪悍的气质，热情、野性、大胆、天真。

“强大的力感，好像本身就要抵抗什么似的。那种用凿粗狂地切出的、咬牙切齿的、严厉的线条，常常给人以知性的暗示。”日



本书法家青山杉雨评价道。但北派书法受实用功利的支配，匠人们没有自觉的主体意识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辑 · 十六宗》中称赞北碑有十美：魄力雄强、气象浑穆、笔法跳跃、点画峻厚……各种赞美都有了，唯独没有个性美。

而在南方，由于禁碑，文人书家将书碑视为工匠贱艺而鄙夷。他们的翰墨之道，寄托于尺牍手札，所谓："尺牍书疏，千里面目"，在书法上普遍有高度自觉，门派林立。

所以赵之谦厉害的地方，在于他能博采众长融合南北，为只有一种模糊面庞的北碑凿通七窍，赋予其清晰、独特的面貌。在他之前，不少书家也做过尝试，但没有一个能像他如此成功地将北碑与南帖完美融合。雄浑的北碑笔力之中，带着颜体的秀美——这是只有赵之谦才能写出的字，人称"魏底颜面"。

尤其在三十七岁之后，赵之谦以笔代刀，以方笔为主，圆笔为辅，有蜿蜒顿挫的"屋漏痕"与行云流水的"折钗股"之美感。晚清碑派大家吴昌硕对赵之谦书法颇为服膺："先生手札，书法奇，文气超，近时学者不敢望肩背"。

他不仅在书法上独树一帜，也是金石书画的全能冠军。赵之谦曾将自己的天赋与当时的名家比较："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，包世臣天三人七，吴让之天一人九，至于我赵之谦，则是天七人三。天分实在诸人之上。"言辞间，净是天才多逞不让的狂傲。

真性情的《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》

但命运对天才总是苛刻的。

十四岁时，赵之谦父母先后病逝，不久长兄破产。生计无着，他只好当教书匠，后替他人作幕僚，过着“终岁奔走，卖衣续食”的困窘生活。太平天国之乱爆发，一直跟随的幕府将领战死沙场。他到朋友家躲避战乱，却收到家书，得知妻子与两个女儿在战乱中病死。

“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”，深夜孤灯下，他取号“悲庵”，借刻印平复心中悲愤。

他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，即便厌恶八股文也多次进京赶考，但屡试不第。他性情孤傲，想求得功名却并不乐意拍马屁。上司让他画画，他盖章“老子不高兴”；想花点钱买个官当当，但全国 1729 个县都要等，索性给自己的书斋取名“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”。

即便人生境遇坎坷，但赵之谦保持了自己正直利落的秉性，反映到他的书法作品里，是一种活泼感和正气。但愈往后，厌恶官场黑暗、身心疲惫的他行书中多了苍凉老辣的意味，字形已经完全从北碑中脱胎，人书俱老，是为一绝。

今年出版的《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》是了解赵之谦书法艺术的珍贵材料，不仅能欣赏赵之谦成就最高的行书手札，还能了解到他的生活日常。张铁林曾这样解释道：“手札是什么？是往来书信，是古代的微信！今天的微信里都有些什么？大部分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但就是从这些小事情里，能看出人的真性情。”

《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》共有五册，第一册至第三册是赵之谦与清代学者胡培系札记三十九通，内容为赵之谦撰写《国朝汉学师承续记》时与胡培系的学术探讨，正是当年张铁林重金拍卖所得。第四册是赵之谦致同宗兄弟赵曈的书札十八通及信封十四件，第五册是附册，收录了五篇专家文章。

书中既有讨论国家汉学存亡的大事，也有让兄弟买鹅蛋的小事，凡此种种，都是书法家内心世界率真的流露，不做修饰，最能看出功底。

纵观赵之谦的一生充满痛苦与矛盾，艺术给予他慰藉，只是这慰藉远远不够。因为他对仕途有执念，曾在《二金蝶堂印谱》里写道：“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，固天所活我，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。”“读书三十年，既不能弋取科第，复不能自求表现，为天地虚生此人，无伤也。为父母虚生此身，大不孝也。”（赵之谦《致魏稼孙函》）

承受父母之命，赵之谦仕途的结局，是他靠着卖字画与师友筹措的一笔钱，买了一个江西小官，56 岁那年，在任上病故。

纵然是天才，纵然热爱艺术，但赵之谦却不能全心全意去追求。活在不能实现父母心愿的自责中，虽然进入仕途，国家却四面楚歌，困在报国无门的失望里。

清朝官场黑暗，所谓功名，不过是浮于水上的影子，转瞬即逝。真正让赵之谦长久留存在人世间的，是他一笔一划用墨水在纸上书写的文字。这些苍凉高古的字，如利刃划开破败颓靡的晚清，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耀眼的一笔。

欲购《每月一书》栏目推荐书籍，请扫二维码详询。